



中國結黃素



## 假行家 and 全不懂

从前，有一个外号叫“假行家”的，和一个外号叫“全不懂”的合伙开了个中药铺。

刚开张的第一天就进来一个买药的。

假行家笑脸相迎：“老哥，买点什么药？”

来说：“买三钱银珠，不知柜上可有？”

假行家知道头三脚难踢，急忙回答：“有，有。”

来人说：“要多少钱一钱？”

假行家说：“半两银子一钱。”

来说：“好，你给称三钱吧。”

“请稍等，我到后院给你拿去。”说完，假行家急忙跑到后院儿，找来小伙计吩咐道：“给你二两银子，赶快到银匠铺打两个银珠来。”

过了片刻，小伙计把打好的银珠交给了假行家。

假行家接过两个闪闪发亮的银珠，心里明知是亏了本，可一想这是在踢头三脚，就把心一横，牙一咬，硬着头皮把银珠递给了客人。

客人看到这两个真银珠，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：“掌柜的，我要的是银珠，可您这……”

假行家急忙解释道：“这是货真价实的银珠，刚从银匠铺打出来，还能有假？”

买药人一听此言，知道东家原来是个二五子。他心里一转悠：一两半银子换了二两银子，这还不便宜！于是，他拿起银珠，付了钱，高高兴兴地走了。

没多久，又进来一个人，要买五钱白芨。假行家不知白芨是什么，但还是不懂硬装懂，偷偷打发小伙计到街上花了两两银子买了一只大白鸡。

买药的人只当掌柜的到后屋去取药，哪想他去了半天竟抱出一只活蹦乱跳的大白鸡来。没等他发问，假行家倒先指着白鸡说：“这可是硬头货，浑身上下雪花白，一根杂毛也没有。”

买药人心里一笑，用试探的口气问：“我要买的白芨，一两银子就够了，可你这白鸡……”

“原价不变！”假行家硬装慷慨地说：“咱们做买卖最讲信用。”

这么便宜的事儿，打着灯笼也找不到呀。买药人怕掌柜反悔，便急忙掏出

一两银子，抱起大白鸡跑了。

到了晚上，全不懂一结账，发现两份买卖就赔了二两半银子。他忙对假行家说：“老弟，这样下去，咱们还不得小燕窝掉地下——倾家败产吗？”

“咳，先胖不算胖，后胖压塌炕。”假行家满有把握地说，“这叫先赔本后取利。”

全不懂被假行家这么一胡诌，也就没什么话可说了。第二天，药铺照常开张。不多会儿，进来一个人，说是要买附子。假行家一听，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可一看对方是个官面上的人，再说做买卖的要是落个“有货不卖”，名声也不好哇。于是，他急急匆匆来到后院全不懂家里，不由分说，拽着全不懂父子两人的胳膊就走。

全不懂再笨，可要卖他爷俩，他也知道这不是好事。于是，他就和假行家吵了起来。这一吵不要紧，惊动了全不懂的老婆，她听说要卖丈夫和儿子，冲着假行家大骂起来。

正在这节骨眼儿，又进来一个人，说要买人参。假行家正没好气，一听这话就对全不懂的老婆嚷道：“有货就得卖，正好人家买‘人身’，干脆连你也一块儿去吧。”

听了这话，全不懂一家三口可炸了窝，连两个买药的也跟假行家打了起来。药铺门口正好有个摆摊缝鞋的陈皮匠，听得院里又吵又闹的，便走进院里打算劝劝架。可当他听清了事情的缘由后，却吓得撒腿就往外跑。全不懂一把拦住他说：

“陈皮匠，你来评评理。”

陈皮匠一使劲儿从全不懂手里挣脱出来，边跑边说道：

“这个理没法评。你们卖药卖红了眼，要是再来一个买陈皮的，还不把我也给卖了呀！”

## 暴 露 身 份

一天，三个唱戏的艺人来到了热闹繁华的某城市。他们三人：一个是唱黑头的，一个是唱旦角的，第三个是乐队打二锣的。他仨一早出来，逛大街，串商店，游名胜，玩得十分痛快。不觉时已正午，到了该吃午饭的时候了，他仨也早已饿得饥肠辘辘，前心贴后心。于是，商量好一块儿去吃面，并且打赌，如果谁暴露了自己的身份，这顿饭就由谁付钱。商量完毕，他仨信步走进一家饭馆。此时，正是吃午饭的时候，饭馆里热气腾腾，人声嘈杂，饭菜散发出浓

郁的香味，跑堂的穿梭般忙个不停，他仨坐下等了半天，跑堂的都没照面。唱黑头的不由怒气横生，端出了戏中黑头的架势，二目圆睁，瓮声瓮气地高喊：“给俺家来碗面！”这一声不打紧，倒把跑堂的吓了一跳，其他顾客也被吓得莫名其妙地望着他们三个，霎时间嘈杂的餐厅变得鸦雀无声。跑堂的赶紧跑进厨房端来了三碗热气腾腾的葱花鸡丝面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唱旦角的羞得面红耳赤，竟也忘记了打赌之事，小声说：“奴家不吃葱花。”打二锣的见此情景乐了，认为两人都暴露了自己的身份，这顿不掏钱的饭算是吃定了，高兴得忘乎所以，止不住“特儿，特儿，特儿”地笑了起来，这笑声听起来清脆悦耳，不但似那二锣的声音，而且很有节奏，与戏剧中的锣鼓点没有两样。至此，三人的身份全都暴露出来了，只好各掏各的饭钱，引起全餐馆的人一阵哄堂大笑。

## 手到哪儿泥到哪儿

瓦匠师傅对新来的徒弟交代说：“你手下干活儿要利索点儿，眼神要快；送泥时，注意我的手到哪儿，你的泥就到哪儿！”

徒弟听了一一记在心里，眼盯着师傅，加快了动作。干了一会儿师傅觉得很满意，直起身习惯性地用手挠挠脑袋，想夸徒弟两句，此时徒弟抬头眼到手到，“啪”，一锹泥全扣在师傅脑袋上。

师傅一下子火冒三丈：“你怎么往我头上扣泥？”

“您不是要求，您手到哪儿，我的泥就到哪儿吗？”

## 喊 礼

某人是村上红白喜事的喊礼人。这天，他儿子娶媳妇，让老子给儿子喊礼，就有失大雅了。他犯愁了：让谁来喊呢？这时门外响起了卖砂罐人洪亮圆润的嗓门，他喜出望外，请来卖砂罐的当喊礼人。卖砂罐的说：“我不会呀！”

他说：“有我哩，我轻喊一声，你大叫一声，保准没错。”

这时新娘已到，他拍了拍卖砂罐的肩膀，轻声说：“准备喊——行成婚礼。”

“行成婚礼！”卖砂罐的清了清嗓门，大喊起来。

“好嗓子！”他不由得轻声赞美一声。

“好——嗓——子！”卖砂罐的紧跟着喊道。

“坏了，出丑啦！”他一跺脚跟，怨出声来。

“坏——了！”卖砂罐的惟恐落后，紧接着放声高喊：“出——丑——啦！”

### 三 壶 酒

从前，有个一字不识的酒店老板，人们送他个外号叫“瞎老板”。

有一天，有个酒鬼来到酒店对老板说：“老板，我今日无钱，你赊一壶酒喝如何？”

老板先是不肯，后来经不住酒鬼再三缠磨，只好到别家店子借来笔墨纸砚，叫酒鬼自己记账。酒鬼晓得老板不识字，就在账本上胡乱写着：我酒一壶，某年某月某日。写完交给老板。

瞎老板倒拿着账本，摇晃着脑袋看了一阵，连声称赞：“好字，好字！”说完就打了一壶酒给了酒鬼。

过了几天，有个过路人也到酒店赊酒喝，瞎老板二话没说，拿出账本，叫过路人自己记账。过路人翻开账本，只见上面写着：我酒一壶，……于是他接着写道：你酒一壶，某年某月某日。瞎老板见字迹和上面的账差不多，也赊给他一壶酒。

又过了几天，酒店又来了一个客人，瞎老板热情接待，打来了一壶酒，客人说：“老板，今日忘了带酒钱。”

老板说：“喝吧，我这里有账本，你自己在上面记上一笔。”

客人打开账本一看，忍住笑，接着就写上：他酒一壶，某年某月某日。

转眼到了年底，瞎老板盘账，不多不少，整整少了三壶酒，他左思右想，忽然想起自己还有本酒账本子，于是拿了账本，急急忙忙出去讨账。走着走着，他忽然想起自己不识字，这三壶酒钱找谁去讨呢？正巧对面来了个教书先生，瞎老板忙请先生看账本。先生接过账本念道：“我酒一壶，……”没等先生念完，瞎老板急忙说：“慢来，不念了。现在咱们聋子卖鸭蛋，一个个地来，把你那壶酒钱给我。”

先生一听，弄得莫名其妙，连忙解释：“你的账写的是‘我酒一壶’，不是我喝了你一壶酒。”

“你刚才还说是你喝的呀！”

“我照字念的……”

这时正巧县官巡察到此，两个便拦轿告状，县官停下轿来，喝道：“大胆刁民，拦住本官去路，是为何情，快快从实招来！”两个人“扑通”一声，一齐跪下，把各自的理由摆了一通，请县太爷做主。这位本来就糊涂的县官越听越

糊涂，叫道：“呈账本上来，待本官秉公而断。”县官翻开账本念道：“我——我酒一壶。”县官一愣，心想我啥时喝他一壶酒？正当县官愣怔时，瞎老板心想：县太爷这壶酒钱不能要，若是得罪了他，官司就打不赢了。于是讨好地说：“大人，你喝无妨，那酒，我不要钱。”

县官听老板说不要他的酒钱，顿时眉开眼笑，接着念道：“你酒一壶，某年某月某日。”瞎老板听说自己也赊了一壶酒，连忙说：“我自己喝的，好说好说。”县官又念道：“他酒一壶，某年某月某日。”听完判决，瞎老板一个劲儿地叩头，连声叫喊：“对，对，你真是青天大老爷，我就是为的他那壶酒！”

### 三子读书

有一家财主，有三个儿子，整天游手好闲。财主特地请了一位老师来教儿子。

一天，老师外出访友，就吩咐三个学生各作一首诗交来。

老师回来一看，大少爷一个字也没写，在“呼呼”地睡大觉。老师生气地把他叫起来，问：“你写的诗呢？”

大少爷说：“你不是说‘李白梦中成诗’吗？我学李白，正睡得香香的，准备写首诗来，哪知你吵醒了我，破了我的诗兴，哪能作得出诗！”

老师无奈，又去找二少爷，只见他皱着眉头，使劲儿咬墨吃，老师夺下墨，奇怪地问：“你为啥吃墨？”

二少爷说：“老师，你不是说过‘腹中有文墨，才会写文章’吗？你又不准我吃墨，怎么能写出文章来呢？”

老师一听，气得哭笑不得，又赶快去找三少爷，只见三少爷坐在书堆里乱翻书，便问：“你翻书干啥？”

三少爷喘着气说：“老师，你不是说‘读书破万卷，下笔如有神’吗？我连十卷书都没翻破，哪能写出诗来呢？”

### 一厚一薄

有一个人穿错了靴子，一只底儿厚，一只底儿薄，走起路来一脚高一脚低，很不舒服。

他很奇怪地说：“今天我的腿为什么一长一短呢？如果不是我的腿有了毛病，那就一定是道路不平了！”

别人见了，就提醒他说：“可能是你穿错靴子了吧？”

他听了别人的话后，连忙回家去换，可是去了不久又回来了。别人问他，他说：“换也没用，家里的那两只，也是一厚一薄哇！”

## 针尖和麦芒

有个名叫针尖的和一个人名叫麦芒的人很要好，两人住在一起。

一天，附近的村子里唱大戏，他们决定一个人看戏，一个人睡觉，麦芒说：“我去替你好好看戏，你在家替我好好睡觉。”针尖答应了。

麦芒看戏看到大约一半的时候，心里想：针尖这个人别人都说他不老实，他一定不会替我好好睡觉。这后半场戏是替他看的，我要是好好看完就吃了大亏。于是，他就把身子转了个方向，背向着舞台。

针尖在家里睡了一会儿，怎么也睡不着了。生怕麦芒不好好替他看戏，就起来把门锁上，到剧场里去查看。走到剧场门口往里一看，果然剧场中间有个背向着台子坐着的人，一眼就认出是他的朋友麦芒。但他又怕家里失了盗，就赶快回家去了。路上他想：麦芒不替我好好看戏，我岂能替他好好睡觉！于是，他回到院子里就跑起步来……

## 天塌下来的时候

从前，有个人，不去干活，躺在炕上想：天塌下来多好哇！天塌下来的时候，把世上的东西都砸在下边，就留个大姑娘和我——我们俩成了两口子，甜甜蜜蜜地活在世上，多美哟！

谁知就在这时候，猛听“轰隆”一声响，天真塌下来了！天真把世上的东西都砸在下面，真就留下了他和一个大姑娘。他可乐坏了！谁知那姑娘四处望望，对他哭开了：

“唉，这都是你想出来的好事呀！如今世上就有你和我，别的甬说，饿就饿死了！”

这人一听，对呀！他想：要是再来一个做饭的，那就行了。他刚想完，真的就出来个做饭的。他立刻又乐了！谁知做饭的朝四处望望，就对他唠叨开了：

“米也没有，面也没有，油也没有，盐也没有；柴也没有，锅也没有——什么都没有，这可让我怎么做出饭来？”

这人一听，对呀！他想：要是再来个碾米的、磨面的、榨油的、熬盐的、

打柴的、铸锅的，这就行了。他刚想完，这些人真的就出来了。他又乐坏了！谁知道这些人四处望望，愁眉苦脸地对他说：

“唉！谷子也没有，碾子也没有……”

“唉！牲口也没有，磨也没有……”

“唉！芝麻也没有，家具也没有……”

“唉！铁也没有，火也没有……”

这人一听，立刻抱着脑袋叫起来：“哎呀！天哪！要是都有了，除非天别塌下来；如今天已塌下来了，这可怎么办？”他一着急，急得出了一身虚汗，睁眼一看——原来天没塌下来，是他做梦呢！

## 三 枝 神 箭

从前有一个贪心的人，得到了三枝神箭。神箭射出去，要什么，便来什么。贪心的人开弓扣弦，“嗖”地射出了第一枝神箭，说：“什么都来！”霎时，凡是世界上有的东西都围在了他的身边：有闪闪发光的金银财宝和如花似玉的美女；有腥臭扑鼻的屎尿蛆虫；也有张牙舞爪的毒蛇猛兽……忽然，所有的野兽一齐向他扑来，他慌得连财宝和美女也顾不上看了，便急忙射出了第二枝箭，大喊：“什么都滚！”于是，所有的东西都不见了，同时，他自己也腾空而起。他一看不好，急得赶紧射出第三枝箭，喊道：“把我留下！”果然，他又回到自己家门前了。最后，这人仍然一无所得。

## 拾 耨 脚

早年有父子俩，一个是视财如命的老头子，一个是拾金不昧的小伙子。

一天，爷俩进城。路上儿子拾到一杆玉石嘴烟袋，便招呼道：“谁的烟袋掉啦？”失主听见便领了去。老头子可气坏了，跑上门的财神给推走了，一杆能值几斗米的烟袋白白还给了人家。他等失主走远了就教训儿子说：“你拾到东西招呼什么？以后再拾到东西，管它是谁的，不准你再招呼；就是问你拾到没有，你也只说没有，等回到家再交给我。”接着又补充道，“就是我问你拾到没有，你也只说没有。”儿子听了，心里很生气，嘴里却没说什么。

又一天，父子俩上山去耨谷，老头子扛着耨走在前头，儿子拿着谷种跟在后头。走着走着耨脚忽然掉了一只，老头子不知道，儿子便拾起来悄悄揣在怀里。

到了地里，老头子把耨放下，一看少了一只耨脚，便问儿子说：“你看见没

有？耷脚掉了一只。”儿子摇摇头说：“没有。”没有耷脚怎么耷谷呢？老头只得扛起耷和儿子回家。

到了家里，儿子从怀里掏出耷脚，凑到老头子跟前悄悄说道：“爹，我今天发了点财，路上拾了一只耷脚。”老头子气得瞪着两眼吼道：“原来是你拾去了，你……你刚才为什么不吱声？害得我背来背去地空跑了一早上！”儿子道：“你不是说拾到东西不准招呼吗？”老头子气哼哼地问道：“我问你，你怎么不说？”儿子说：“你不是说就是你问我，也只准说没有吗？”

## 圣 贤 愁

从前有一个老头，最喜欢揩油。他常在街上到处转，见了酒店里有人吃酒，他便走进去，一面嘴里说：“在下来迟，罚我三杯”，一面便动手自斟自饮起来。大家都说，像这样的人，连圣贤见了都会发愁的。于是送他个诨名叫“圣贤愁”。后来张果老、吕洞宾两位仙家知道了，就有心要整治整治他。一天，他俩也跑到这家酒店里来吃酒。“圣贤愁”又跑过来了，见面就说：“在下来迟，罚我三杯。”说着就自斟自饮起来。张果老便道：“我们吃酒，没有小菜不好。这样吧，我们来对诗，哪一个输了，就罚他买小菜，诸位以为如何？”吕洞宾赞同，“圣贤愁”也只好表示同意。张果老先说：“口耳王，口耳王，‘圣’人吃酒不癫狂，可惜盘中无小菜，割个耳朵你尝尝。”说罢，拿出小刀来，“刷”的一下，把自己的耳朵割下来，放在盘子里。吕洞宾也接着说：“臣又贝，臣又贝，‘贤’人吃酒多不醉，可惜盘中无小菜，割个鼻子试试味。”说着也“刷”的一下把自己的鼻子割了下来。

“圣贤愁”见了大吃一惊，心想，这一定是两个仙家来难我的。心里不愿意买小菜，但一时又想不出个法子来对付他们。他想了好久，终于也想出了几句，便高兴地说：“禾火心，禾火心，‘愁’人吃酒醉醺醺，可惜盘中无小菜，拔根汗毛赛山珍。”

吕洞宾、张果老很不以为然地问他道：“我们两个人一个割耳朵，一个割鼻子，你为什么只拔一根汗毛呢？”“圣贤愁”答道：“这还是看在你们二位神仙面上，不然，我连一毛也不拔呢！”

## 往 锅 里 放 盐

有一个人在烧汤，他想尝一尝汤的咸味够不够，就舀起一勺子汤来尝了尝。

一尝不够咸，他就往锅里加了些盐；接着他又尝了尝勺子里的汤，还是不够咸，于是又加了些盐。一直放进锅里有半斤多盐了，再尝仍然不够咸。

这人很奇怪：为什么总是不够咸呢？原来他尝的一直是最初舀出来的那一勺子汤。

## 到别人家去疼

有个人，腿上生了一个毒疮，疼得不能忍受，于是他对家里人说：“你们替我把墙壁挖个窟窿吧。”

窟窿挖好以后，他就把腿从窟窿里插到邻居家里去。家里人问他说：“你把腿插到别人家里去，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这人回答说：“我这疮实在疼得难忍，现在我让它到别人家里去疼疼！”

## 慢性子

冬天，有一个性子迂缓的人和他的朋友围着火盆烤火。他看见朋友的衣裳被火烧着了，便慢吞吞地说：“有一件事，我看见已有许多时候了，想要告诉你，恐怕你着急；不说呢，又恐怕你损失太大，要怪我。你看，我是该说还是不该说呢？”

他的朋友问：“到底是什么事？”

他不慌不忙地说：“你的衣裳被火烧着了。”

他的朋友一下子站起来，把衣裳脱下，弄熄了火，怒气冲冲地说：“你既然早已看见，为什么不早说？”

那人笑了笑，慢条斯理地说：“我知道你性急，果然一点不错。”

## 急性人遇到急性人

有一个人性子急得很。那天他去算命，还没有坐下来就直喊：“快给我算，快给我算，我心头着急得很！”算命的扳起手指儿东一招，西一招，说：“哎呀，你着急，要是遇上个比你更急的，你马上就会死。”这一说，着急人心里就揣了根红薯，啄起个脑壳蔫梭梭地朝家里走。路过面馆子的时候，他跨进去，边走边喊：“快点，快点！给我煮碗面来！”堂倌端起一碗面，飞叉叉跑过来，把面朝桌子上一倒，拿起空碗转身就走。着急人说：“你咋个把面倒在桌子上

哟？”堂信说：“等你吃完了我才来收碗，不是耽搁时间？我着急呀。”着急人想，不好了！硬是砍竹子遇节疤，这个人比我还着急！想起算命人的话，眼泪水一下就双颗儿双颗儿地掉了出来。

回到家，女人见他眼睛都哭得跟红桃子一样，就问是咋回事。着急人说：“我今天遇到比我更着急的人了，我马上就会死。”

他女人一听，二话不说，车身就打开立柜，三刨两抓收拾起一个包袱，往背上一摔就往外头走。

着急人问：“你要到哪儿去？”

女人说：“我要去嫁人嘛。”

话还没说完，就听墙壁“轰”一声遭人掀垮了。从外边跳进一个人来，红不说白不说把她拉起就走。

着急的女人问：“你要干啥子哟？”

那个人说：“你要嫁人嘛，我来娶你。”

“咳！就是要娶我嘛，你从门上进来嘛，何必把墙掀垮呢？”

“我着急呀！从门上进来都等不得啰！”

## 关云长戴高帽子

有一天，关公在关口上巡逻，远远看见一个商人挑着一担高帽子走来，想要过关。关云长挥刀拦住去路，大声喝道：“何处匹夫，胆敢挑高帽子由此过关！”

商人答道：“我这高帽子，是专给那些愿意戴的人戴的，与关二爷这样的圣人无关，求你让我过关吧！”

关公听商人说得十分顺耳，态度缓和了许多。

商人见关公态度有了转变，忙打躬作揖，满脸堆笑地说：“您是三国中头等能将，虎牢关败吕布，古城下斩蔡阳；镇荆州，取襄阳；过五关，斩六将。您的军功战绩，真是盖世无双！”

关公咽下一口唾沫，越听越舒服了。那商人见此情景，更像念戏文一样说道：“在曹营十三年，三日一小宴，五日一大宴，锦袍美女天天有，珍珠宝贝送了几箩筐。可是您，一片忠心保汉室，千里单骑送皇嫂。这等赤胆忠心，就是孔圣人出来，也比不上您老人家呀！”

关公不等商人说完，右眉毛一挑，接口道：“俺关某视天下人物如犬豕耳！”

狡猾的商人，进一步抓住关公这股自高自大劲儿，顺着说：“正因为如此，人们才尊您为关夫子啦！因此，我小百姓才斗胆求二爷放我过关。”

只见关公把青龙偃月刀朝关外的阳光大道摆了摆，美髯在空中飘舞起来。商人挑着高帽子，从从容容地过了关。

这天晚上，商人清点高帽子时，发现少了一顶。商人心里明白，那顶高帽子已经给关二爷戴上了。

## 自圆其说

从前，有个卖瓦盆的人，为了急于把自己的一担瓦盆推销出去，便面对顾客，拿着瓦盆用旱烟锅子敲了起来。他边敲边喊道：“听这瓦盆啥响声嘛！”不料一下子把瓦盆敲破了。旁边看热闹的人忍不住笑出了声。他忙指着瓦片对身边的人说：“你们看这瓦碴子，棱是棱，角是角，烧得多结实嘛！”说罢连忙把破盆片扔到秧田里。

正在插秧的人见他破盆片扔在秧田里，忙说：“你小心把人的脚割破了！”他又连忙解释说：“不要紧，这瓦片一会儿就泡散了。”

## 吃烧饼

有一个人肚子饿了，到烧饼铺买烧饼吃。吃了一个没饱，又吃了一个还是没饱，一共吃了七个烧饼才吃饱。吃完了第七个烧饼以后，这个人就后悔了：

“咳，早知道第七个烧饼能吃饱，我还吃前头那六个烧饼干什么呀！”

## 多亏毡帽

一个人在三伏天赶路，头上还戴着一顶毡帽，热得他汗如雨下，满面通红。正走着，路旁有一棵大树，他赶忙跑到树阴下歇息，可是仍然热得不行。于是他就摘下毡帽当扇子使劲儿扇起来，这才觉得凉爽多了。他自言自语地说：

“今天多亏戴这顶毡帽，不然非热死我不可！”

## “哑巴”说话

有一个叫花子，平时总假装哑巴，在街上讨钱。

有一天，“哑巴”拿着二文钱到酒店里打酒，指着酒碗对酒店伙计说：“再给我添点。”

酒店伙计惊奇地问道：“往日你常来，不会说话，今天怎么会说话了呢？”

“哑巴”说：“往日没钱，叫我怎么说得话？今天有了两个钱，自然会说话了。”

## 白搭了修理费

有一个书呆子，住房已经很旧了，也不去修理。后来遇到连阴雨，屋里到处漏水，老婆孩子都不住地埋怨他。书呆子才不得不请来泥瓦匠修房子。

房子修好了，天也转晴了。书呆子懊恼地说：

“唉，我真是苦命的人！房子刚刚修理好，天就不下雨了，这不是白搭了修理费吗！”

## 三句话不离本行

早先，靠河边有个小村庄，村里有四个人都挺能说会道儿的。这四个人当中，一个厨师，一个裁缝，一个车把式，一个使船的。谁家有个红白喜事儿，抬杠打架的，都请他们四个当中的一两个去说和。

有一次，本村有老哥儿俩闹分家，由于家中人多、嘴多、心眼儿多，分了几天花不清。他们就请这四个人都去说和。这四个人也觉得这事有点棘手，没去之前，他们先在厨师家里商量商量解决的办法。厨师说：“我看哪，咱们去了要快刀斩乱麻，别锅啦、碗啦的分不清。”裁缝说：“咱们办事不能太偏了，要针也过去、线也过去才行。”赶车的也接过话茬儿说：“咳，咱们原先又不是没管过这事儿，前头有车，后头有辙，别出大格儿就行。”使船的听着不耐烦了：“我看咱们别在这里啰唆了，不如到那儿再见风使舵，怎么顺手就怎么给他们划拉划拉得了。”

厨师的媳妇听着他们说完，“噗”地一声笑了：“我看你们真是三句话离不开本行，卖什么的吆喝什么。”

她的话刚说完，屋子人都笑了。原来，厨师媳妇是个做小买卖的。

## 腌 鸭 蛋

两个秀才偶然吃到腌鸭蛋。一个秀才惊奇地说：“这些鸭蛋怎么会是咸的呢？”

另一个秀才感到好笑，说：“告诉你吧，这些蛋一定是板鸭生出来的！”

## 一 面 镜 子

从前，刚有玻璃镜子的时候，有个人从市上买了一面镜子回家。因为另有要紧事，来不及告诉家里人就出去了。他妻子进房以后，看到这个又光又亮的东西，感到很奇怪。她拿起一看，原来里面是一个女人，她又气又怨，也不细看，就哭哭啼啼去告诉婆婆，说自己的丈夫讨了个小老婆回来。婆婆半信半疑，走去一看，跺起脚来骂儿子：“这个小畜生，要讨小也要讨个年轻些的嘛，怎么讨了一个头发都白了的老太婆呢？”说罢，又去告诉老头子。老头子不相信儿子会做这种事，但总得去看个明白。他走去朝镜子一望，高兴地喊起来：“孩儿他妈呀，你们都看错啦，是亲家来啦！”

## 分 银（蒙古族）

一个高个子和一个矮个子，两个人一同赶路。他俩边走边唠。高个子说：

“哎，咱们两个要是这么走着，突然在大道上捡到五百两银子，你说咱们该怎么个分法？”

“那还不好分？一人一半，各分二百五十两就是了！”

“喂！那怎么行？因为是我先看见的，应该从优，我分三百两！”

“哪有这种道理，即使没有你，我也会看到的！”

两个人为这事吵了起来。这时对面来了一位骑马的官员，他见两人吵架，便问：

“喂！你们两个在吵什么呀？”

矮个子抢先回答说：“我们两个在大道上捡着五百两银子，他硬要分三百两，您说这事合理吗？”

高个子也不让步：“因为是我先看见的，所以应该分三百两！”

官员一听，心里可乐啦！就摆起官架子宣判道：

“你们每人应分二百两，剩一百两归我！”说着就伸出了手。

这时两个人同声回答：

“官员大人，这笔银子还没捡到手哇！”

## 烧 茶（蒙古族）

在一个召庙里，有一个苛待徒弟的大喇嘛。他自己夏披绸子，冬穿皮子，小徒弟却一年到头光着腚没一条裤子。夏天还好混，一到冬天两条腿冻得紫里透青。可是狠心的师父却说：“小孩子的屁股上有三盆火，用不着穿裤子。”

一天，寒风刺骨，大喇嘛家里来了客人。师父赶紧吩咐徒弟去烧茶。

徒弟去了半天，不见回来。师父等得不耐烦了，便到院里去喊徒弟。

大喇嘛出去一看，那个小徒弟领着两个小喇嘛，正撅着屁股，顶着茶壶，在院里趴着哩。

大喇嘛气得浑身发抖，厉声喊道：

“让你烧茶，你为什么在这里胡闹！”

小徒弟不慌不忙地答道：

“师父哇！我哪里敢胡闹？我是在给您烧茶呀！您不是说小孩子的屁股上有三盆火吗？我们三个人的屁股上该有九盆火了，可为什么还烧不开一壶茶呢？”

## 穿 蛋（壮族）

屯里有个财主佬，长得挺胖，是个顶顶有名的吝啬鬼。一天，他从圩（集市）上提了一篮鸭蛋，摇着蒲扇，气喘吁吁地走回来。半路上，见同一屯里的老登跟了上来，他问：“老登，这篮鸭蛋差点儿把我的手臂提脱了。快告诉我个好办法，怎样才能叫它轻些呢？”

老登说：“雇个脚夫。”

财主把眉毛一扬，拍着衣袋回答：“不行，要花铜板，不如我自己提好了。”

这样又走了一段路，财主实在走不动了，坐在路边，像个漏气皮球似的，不断喘着粗气。财主想呀想，想不出个办法来，便指着路旁的土地庙央求老登道：“老登，看在亚公（土地爷）的面子上，求求你替我想个不花钱的办法吧！”

老登漫不经心地说：“木耳既然可以穿成串，蛋为什么不能呢？你就用绳子

把鸭蛋穿起来挑着走吧。这样可就省劲儿多啦！”

财主听了老登的话，心想：对啦！既不花钱，又不费事，这个办法倒不错咧。于是，他就把鸭蛋穿成两大串，放在棒子上挑着走了。蛋浆越流越少，财主佬挑着自然也就越来越轻了。

傍晚，他们来到了村口，财主闻到炒菜香味，才恍然大悟。他用手拎着蛋壳，吼道：“老登，你好大的胆子，欺负到老子头上来啦！你想让我吃蛋壳吗？”

老登哈哈大笑，回答说：“老爷，是你叫我想个不花钱又省力的办法，并没说还要吃蛋呀！”

## 孙的下边才是你（李）

有一天，两个买卖人住到同一个客店里，一个问：“老兄贵姓？”另一个说：“姓李，贤弟贵姓？”那人说：“免贵姓孙。”姓李的一听，唉声叹气。姓孙的问他为啥叹气，姓李的“嘿嘿”一笑，说：

大哥姓孙实不当，  
当初何不改姓王？  
开口比人小两辈，  
姓儿也比姓孙强。

姓孙的一听好恼，你这家伙，初次见面就作歪诗奚落人，我也不客气，于是随口说：

贤弟你莫心欢喜，  
我姓孙来你姓李。  
《百家姓》里查一查，  
孙的下边才是你（李）。

## 借 锤

从前有两个人住邻居，都很吝啬。有一天，其中的一个叫自己的儿子去向邻居借锤子。

儿子到邻居家说明来意，邻居问他：

“你敲什么钉子——铁钉还是木钉？”

“敲铁钉。”

“啊！敲铁钉！”邻居用手摸着脑袋，装出一副为难的样子，“哎呀，告诉你爸爸，我们家的锤子被孩子的舅舅借走啦，还没还回来，实在对不起。”

儿子回到家里一五一十地学说，他爸爸听了很气愤，骂道：

“真想不到，世上还有这样吝啬的人，用用他的锤子都舍不得！”他皱着眉头想了想说：“咳，没法子！现在只得把咱们家的锤子拿出来用了！”

## 两个和尚

有甲、乙两个和尚住在同一座庙里。一天夜里，甲和尚出外小解，看见满天星斗，他便拿起钓鱼竿，爬上屋顶钓了起来。

乙和尚看见后就问：

“你在干什么？”

“我在钓星星。”

乙和尚哈哈大笑说：

“你真是个傻瓜！拿这么短的钓竿哪能够到？还不快去换根长的！”

## “贼”偷贼

从前，有一个小偷，到一家偷东西，趁夜深人静，他悄悄地拨开人家的门闩，推开门摸索着来到屋里。

这一家就老两口，日子过得很艰难，眼下又到了青黄不接的季节，家里只有小半缸高粱，放在他们床头下边。这小偷一进门就被还没有睡着的老汉听到了，老汉心想：我穷成这个样子还有人偷哩。偷就偷吧，只要偷不走那几斤高粱就行，偷什么都不怕。

小偷进屋后，满屋摸了个遍，还真没有找到可拿的东西。心想：既然来了就不能空着手回去。于是又摸，就摸到了床头下边的小缸，往里伸手一摸，觉得是些高粱。可没有布袋，就脱下自己的褂子，铺在地上，搬起小缸朝上倒。就在小偷搬缸的同时，老汉向床下一伸手，把褂子拾了起来，压在了自己的身子底下。小偷倒完高粱，又把小缸慢慢放下，想把高粱包起来，收来收去收不着，便不由自主地说：“咦，褂子呢？”

小偷自言自语惊醒了老太婆，她推了推老汉，说：“老头子，有贼！”

老汉装着不知，嘟嘟囔囔地说：“睡你的吧，哪有贼？”

不想，小偷却脱口而出：“谁说没贼！没贼我的褂子怎么没了？”